

红楼

无限情

周汝昌自传

借玉通靈筆存翰墨
為芹辛苦見平生



萬壽千紅
慶幸人福大
上夢中如
願年神寫大
憲燒首詩
華古揚西市

紅樓

无限情

周汝昌自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 - 5302 - 0630 - 3

I. 红… II. 周… III. 周汝昌—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739 号

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自传

HONGLOU WUXIANQING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24.25印张 307千字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5 000

ISBN 7 - 5302 - 0630 - 3

I · 615 定价：26.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 58572393

自序

不知缘何，人们颇喜读些回忆录性质的书。回忆者，事已成“史”，邈不可追，看它何用？况且个人的回忆，如非伟人巨匠、政要高官，那生活、阅历的圈子很有限，又有什么真正值得回忆而且值得一读的呢？我对此总觉有些疑而不解。最近忽有所“悟”：人从小孩时起就特别爱听故事，此乃天性也，没有更好的解释。那么故事者，究竟为何物也？很明白，意思就是“老时候的事情”，并无差错——至于后来把童话、神话、鬼话、编造虚构的“谎话”，一股脑儿都叫做“故事”，那无非是借用它作个泛称罢了。所以，回忆才是真正的“故事”。人们爱听，盖有由也。

您此时打开的这本书，够不上“回忆录”，只是些片片断断的小“故事”。

我非伟人要人，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或意味呢？那就在于您用什么尺码和眼光去衡量看待了。比如我小时候吃的、穿的、用的、见的、叫的、经的、历的……没有一样是与现时相同的，一写旧事老话儿，处处得加“注”了，不然已经没人懂了。我生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而那时没人说“我生于1918年”这类的话，更没有什么“公元”的名目加在年头上。那时买东西花的钱是“银圆”和“铜子儿”（也有“铜板”之称）。老头儿很多不是光头，而是“留个帽缨子”——什么叫“帽缨子”？清帝“逊位”了，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剪了去，脑后的那“片”头发

还在，“披松”着（俗语谓随便松散、不加梳理），像清代官帽上的红缨子也。试问：这不加“注”，您懂吗？

老太太是小脚，走路时两臂的宽袖要左右挑起来“助势”而成“走姿”，或一臂扭起来，腰眼灵活，很好看。少女不叫什么叫姑娘小姐，称“闺女”，裹脚的还很多，一概留大辫子，那种端庄淑静的气质很美——没有“满街跑的”（此为讥笑女孩子的话）。

家常生活用具是木器与铜器居多。铜器今已绝迹久矣，那时脸盆、火盆、手脚炉、茶壶、家具箱匣上所有“四眼”、蜡扦、佛前的磬、锁钥……处处是铜的。

衣服鞋袜，都是“家做”，妇女一针一线苦工所制，有钱的城里人才到鞋店、衣店去买。袜子中老年人还多是布缝的，“时髦”的才穿“洋袜子”——是线织的，不禁磨，很快露出大脚后跟，谁也没财力几天换一双新的，得用布补——补得不好极难看！可真是个大烦人的事……

这些，说三天三夜也完不了，不“回忆”怎么行呢？——什么叫“历史”？难道就是些朝代名、地名、人名、事件名……吗？那有什么好看、好听的？

这么一说，我这琐末的“故事”，竟然也会“有趣”了。

“看官”读我这篇故事，就会发问：此人到底是个何等样人？总得有个大概的“定义”、“定位”、“定品”才是。我也时常自问：我是何许人？这回答又易又难。易，只一句话：书呆子也。难，比方就看完了这本书，也未必说得清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呆子。有何特点？有自己的人生观吗？理想何在？毛病缺陷都是怎样的？这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只说人生观吧。明朝的书画大名家唐伯虎（寅），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是他自号“六如居士”，这是何所取义呢？大约是《金刚经》的典故，那个偈语很有名：“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六如者，此也。

更妙的，是传闻沪上已故名画家某先生曾藏有一件石雕水盂，镌有“二如居士”之款识，传者谓是曹雪芹遗物。若然，这可巧极了，雪芹堪膺“江北第一风流才子”的荣号，他也明白六如的意思并从而翻用变用之——“二如”者，如梦如幻也，正是《红楼梦》卷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的注脚了！

两大才子，他们真的将人生“参透”，视为“六如”、“二如”了吗？我怀疑。比方雪芹若真看破了尘世一切，诸相皆空，那他绝不会再“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去写什么“红楼”之“梦”。

梦，假名也。此梦指的正是真，是实，绝非虚无缥缈也。

我引来这些，是为了表明，我不以为我回忆的人、物、事、境都已成“梦”。不然，都很真实，历史永存。

这种不承认梦幻虚无的死硬脑筋，在佛家看来就叫做“痴人”，执著人生，痴迷不悟——不觉（jiào）不醒之义也。而在世间，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因为对人生太认真。

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

书呆子的另一“特色”是十二分天真，以为世上没坏人，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没专门损人利己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假学者，没有借了“学术”去招摇撞骗、到处捞名取利的人。他遇上这种人，不知识别，还以为可与深交，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再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报答”。

书呆子谁写得最好？我推文康在《儿女英雄传》里写的安公子安龙媒（驥），这傻瓜因父遭受诬难，带了银子远行赎救，丝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险恶，老仆华忠的谆谆嘱咐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交一片心！”于是他牢牢记住——等到十三妹何

玉凤问他带了多少银子时，他就按实数算出“三分之一”来向那不识面的女子“报账”。这简直写尽了书呆子的一片“老谋深算”和煞费苦心。

但我无法与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见了人，就忘了“三分话”的忠告，却总是倾心吐胆，一片心全部交出。人家一听便知：这倒是个傻瓜，好对付；心里早已有了盘算：今后如何来“使用”之。

书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怜亦如此。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古语云：傻人自有傻人福。我也有“福”。这“福”就是到处有好人暗中护念扶持——算命的常说，“犯小人”、“有贵人”，似乎真有此理。我既犯小人之忌，又得贵人之助。这也可谓“得天独厚”了，还不该“知足常乐”乎？

回顾大半生，求学是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因战乱、沦陷，失学废学共计十余年之多，挣扎到大学毕业，已年华老大，别人无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学都已功业成就了，我是个最不幸者。但我学业成绩好，从高中起，凭奖学金上学，没花过家中什么钱（一个破落的旧式大家庭）。再说就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职所致。平生工作三大阶段：一高校教书，二出版社编辑，三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职的。有特聘，有特调，有商请。我若说自己耻于钻营谋求，就会有自夸之嫌；如谓自己根本不会钻营奔竞，则并无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学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国研究生找我，帮他（她）们读古书。到华西大学去教翻译，是因一篇英文论文的“因缘”特电来聘。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冯雪峰请中宣部特电川大调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话相邀而成议的（我双目损后，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给我开出证明书，说再不可做编辑工作了。我还是并未辞职，社方也并未“处置”我。我仍想回高校教课，亦

未定。适胡文彬先生来访，对我说，还是进研究院，和我们一起吧！因此，这才决定调职的。——笔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动办理或出版社来索书稿。

我在患难、险困中，总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护帮扶。遭到无端的诬谤攻击，其势汹汹，又总有正义之士代为抱打不平，说几句公道话或揭示真相。

所有这些，还不是“贵人”是什么？如以为那是迷信，则可以不用彼语，就讨个自大，说是“吉人天相”，大概也还使得吧？

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因为实在很多，难以尽举，况且亦有难与人言、不便昌言者，故只随手记其数端，豹斑鼎鬲，又何必求益求全乎？

不知为何，我极惜纸，怕看见人糟蹋纸。自己有纸也舍不得使，破纸条、包物纸，都存着“备用”。张中行先生撰文写我，说我写信用的纸都是大小破烂的纸片，就说我这么“不在乎”整洁，是“六朝人物”（此外，他写我耳目皆损之可笑，比如咫尺间不识对面谁何，比如打雷也如无所闻，别的就没什么可言了）。

我又极爱汉字，看见破坏、丑化、作践汉字的现象，都很难过，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特别喜爱民间无名（不留姓名）的良工巧匠，手工玩具，年画，灯彩，鼓乐，盖庙的，塑像的，壁画的，刻木的，雕玉的……都是大师，都比文人可爱可珍，我简直是崇拜他们——也替他们抱屈。

我不是“宰相”或权位者，说自己“爱才”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我实在是惜才重才——见人有一善一长，也心喜意惬，愿为之揄扬说项。因此给人作序，写评职称的鉴定，甚至调工作的请求信件，写信，倡和……绝不自惜一点儿力气心血。为此，有时朋友评我热心太切，往往称赞过高，惹人讥议，劝我加慎，

宜识人辨品。其言极是，可我终难改过。给一些人效了劳，他们过后如陌路人，连个纸片也不肯回赐了。这也是我的“报应”吧？

我很乐意为人解困分忧，也救过人的命。“不干己事休开口”，怎么“自责”也办不到。因此得罪人，也受报应。更不幸者，当然也会遇上“中山狼”一类可怕的人物。

以上，都是书呆子的脾性，可为明证。

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三圣”：书圣王右军，诗圣杜少陵，稗圣曹雪芹。此外，也顶礼“二山”：晚唐诗人李义山（商隐）与北宋词人晏小山（几[jī]道）。

我酷爱美玉，酷嗜民族音乐戏曲。

除了咬文嚼字、弄笔掉文，我什么也无能为，也不会做。“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废物一个。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

诗曰：

一介书生总性呆，边缘奇事见微怀。
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

写于庚辰七月中元节前

目 录

- 自序 (1)
- 楔子 (1)
- 世间难事 (9)
- 水乡之梦 (11)
- 时空境界
——留恋自然 (14)
- 顾曲家风 (18)
- 我的童年 (25)
- 语文第一课 (43)
- 聪明第一与两次失败
..... (46)
- 写呈子·劫秧子·
进甬子 (50)
- 灾难与生途 (62)
- 少年书剑在津门 (75)
- 南开忆旧 (79)
- 高中母校忆当年 (84)
- 向学慕学 (89)
- 舞文弄墨 (91)
- 谈情说爱 (94)
- 结亲 (102)
- 燕园梦 (108)
- 燕园老校长
——司徒雷登、陆志韦
..... (115)
- 燕园学曲 (120)
- 黄裳·我·《红楼梦》·水
西庄 (125)
- 苦学洋文为哪般 (129)
- 可怜外语枉修行 (133)
- 汉字痴迷 (139)
- 学诗与讲诗 (144)
- 红学之起步 (149)
-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 (153)
- 热情与冷语 (164)
- 红缘辐辏 (169)
- 涵咏功夫 (173)
- “自传说”能成立吗?
..... (176)

考证之乐	(179)	两律异闻	(287)
脂砚即湘云	(184)	关起来的滋味	(292)
蜀道知难	(189)	干校惊雷	(297)
教翻译课	(194)	难忘杨霁云先生	(303)
聂公邀我进燕都	(199)	反二簧与狄神爷	(307)
进北京	(208)	夏衍旧居	(310)
北阙雄文	(211)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 先生	(313)
陋巷巢痕	(212)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327)
青眼相招感厚知	(214)	检讨谬误	(332)
《兰亭序》之谜	(219)	相见恨晚 ——纪念冒舒谿先生	(334)
《兰亭》真伪忆当年	(225)	思路与想法	(339)
倡导校印新本《红楼梦》 纪实	(228)	追寻雪芹	(343)
《红楼梦新证》的 前后左右	(236)	不悔——知愧	(347)
《新证》的功过与誉毁	(242)	光荣的记录	(353)
文如居士，史学大师	(247)	勿忘斯人 ——亡兄祐昌之思	(357)
苦水词人	(252)	海外红学三友 ——浦安迪、夏志清、 唐德刚	(361)
怀念恩裕兄	(256)	五十六年一愿酬	(369)
俞平伯的遗札	(262)	自鉴	(376)
社长冯雪峰	(268)	校后记	(377)
邓拓论我的“红学”	(272)		
何其芳先生	(276)		
盛典煌煌华夏光	(279)		

楔子

上

我怎么会和《红楼梦》缔结了文缘？不可思议。也许这并非“文”缘，而是“灵性已通”的感悟之缘，亦未可知。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聪颖智慧之更高层，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一之事理，这在我们叫做感悟，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叫做“通灵”，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人的精神活动，有此一义，并不玄虚，更非神秘。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别，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但不等同；比如有人“智商”很高，记忆力特强，推理逻辑极周密……他会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但不一定都能有“灵性”，感悟性较差，这种例子所在皆有，普通现象也。

鄙人出身寒微，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那相差太远了。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村镇名曰咸水沽——水实甚佳，一点也不咸；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而不甜，相映成趣。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为天津府八镇之一，属七十二沽之列。这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劳动人民。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其后成了创业人，自己有了大木船。船走渤海，以运贩关东的粮、米为主，辛苦而担险，却有利润——于是成了地主。我不幸出生于这个家庭，所以“文革”挨批斗时，“革命者”叫我“狗崽子”。这种

出身，甚不光彩。所以怀有自卑之感，自觉低人一等。

这个地主家庭有一个“花园子”，不想它和《红楼梦》发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联想。

原来，这家地主很特别：没有佃户，也没有粮租——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不能耕种，只有小片浅水处，可生芦苇杂放。地主不是良田万顷，是草洼子主，只有租户割了草归他所有，纳草若干为“租”。地主收了“进”来的草，须有个地方存草，于是家里有了一处存草地。我从小耳闻的，就是天津人说的“草火〔柴火〕园子”。

伯祖父最爱胞弟周铜（我之祖父），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现时已有吃的、住的，你不用再去看罪，在家里照管照管吧……

我祖父一生没“做事”、“任职”，享了哥哥赐予的大福气。他酷爱文学艺术，禀性不俗。因见草火园子里本有像是从明末遗存的古树（还有大果树），就将计就计，引泉搭桥，堆土作亭……还盖了一座小楼，名之曰“爽秋楼”。又因内供魁星，亲友能书者又赠一匾曰“旭升阁”。雇了伙计、把式，看园子，管花木，竟然经营得颇有可观。在这一带（俗称海河沟儿里），这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听老年人说：庚子乱世那年，此地为日本军占驻，在日本人眼里口里，“修家”（日语把周念成“修”）花园堪称一景。但



自画像

家里人始终只叫“草火园子”。

我几岁时，母亲就常给我讲园子的旧事，令我神往。母亲说：老八爷（祖父大排行第八）不回家，就住园子里。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花草树木好看极了！每到花盛开时，他总是把全家各院（族大人多了，分住多处，以某院呼之）的闺女媳妇们叫去，一齐去看花。这些年轻的，不像如今这么不讲究，都要打扮起来——当年那样的衣裳和梳妆，你哪里知道、见过？那一大群真是花团锦簇，老八爷看见我们来了，高兴极了，带领着各处游遍了，还给讲这叫什么花、那是什么树。我总说，那真像《红楼梦》！

母亲的话，我并不全懂得确切，可是总也难忘，总在“想象”那个境界。

母亲还说，老八爷喜欢的是西院的那些侄子侄孙们，爱他们的风流才藻，诗文书画，吹拉弹唱，件件皆能。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古板儿，没才气（拘拘谨谨，朴朴素素，不会什么）。最爱西院四先生（谓我之堂兄，号雨臣），四先生爱看《红楼梦》，见人就讲一段——“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

母亲回忆，仍然那么津津有味。我听了更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是也怪，总记得这些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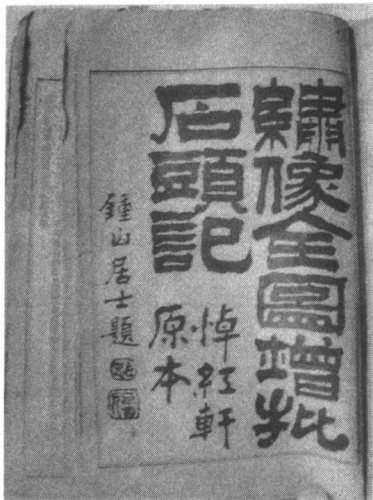
中

小时候家里的“小说环境”很有趣：父亲（名景颐，号幼章）好《三国》，炕桌上总有一部《三国演义》，不知何版，插图极精，常常翻看一回，懂得欣赏那种铁画银钩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但对内容没有兴趣——不喜欢你争我战。父亲还在西邻的文华书局买了一本《小三国演义》让我看，是世界书局编的一套通俗节本，这小书也很可爱，可是怎么也没引起我对

“三国”的真兴趣。母亲（名李彩凤）则专好《红楼梦》。

三哥（名泽昌，字雨仁）自幼是个小说迷，他买了大批“闲书”，小字石印本，武侠类、济公传，杂七杂八，并无高雅之品——那时锁着，我也并未多见。

因听母亲常讲《红楼梦》，她又正有一部《石头记》，我就试着看。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什么“作者白云……”一大篇，觉得沉闷乏味，看不下去——很晚才考知那是“回前批”混入正文，正文真正开始是“列



母亲旧藏本

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这才真像“说书”。如此试了多次，都失败了，掩卷而罢。到底从何时才真坚持读下去？是否一次就读完整部？恐怕也不是，一切记不清了。但是从十五岁（虚岁）上初中，自学作诗填词，那“格调”全出《红楼梦》——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这表明那时我并非草草翻看、浮光掠影了，着实受了些熏陶浸染。

1935年考入南开高中，同屋好友是黄裳（学名容鼎昌）。现已记不清由何引发，谈《红》忽然成了我们两个人课余共语的一大主题。我曾有专文名为《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记叙当时少年意趣。

下

以上所叙，“红学”之渊源也。然我之平生，下工夫最多的

却是诗词学与书法学，如不讲及，实则难符“观人必以其全”的道理了，是以也宜粗记这两个方面的种因与萌芽。

寒家无书，幼时即有求书的渴望，问父亲怎么咱家没书看，父亲答说：本有些书，在西院里，他们学问都富，后来你大堂嫂一把火都烧了！

我听了，又去问母亲，想知道西院的旧事遗闻，母亲说，大先生（当时对我们这一辈大排行都这么称呼）是个风流人物，才气过人，不拘小节，可是你那位大嫂子不喜欢他，嫌他没能耐，什么（世俗事务）也不会，说：都是书把你害的，成了书呆子！我烧了它！

……………

我们那一方，老时候不讲妇女教育，大多数是无知识，也缺乏正当的教养，可以兴叹。

且说大堂兄，本名周湘，表字春帆——只听听这名这号，就是一片诗情画意了，可见我们虽是村镇船家，那文化气味确实不俗。母亲对西院的几位堂侄各有才华，常致赞赏之意。

因此，自幼苦无书读。父亲因家计不裕，人口多而收入甚少，诸事极俭，也从未有过给孩辈买本新书的念头。

于是我只能在“本处”（家里）乱找。说来可怜——父亲“书斋”里所有的“典籍”书目是：一部《古文观止》、一本《千家诗》、一函石印的写刻本《郑板桥集》。

这让人家听了，岂不“大牙笑掉”！但事实不容“打扮”，我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

谁知，就是这么“寒伧”的条件，这么一小点儿“文化颗粒”，竟然也对我发生了影响。假使连这也无有，事情也许就会变样子。因悟不论家庭文化环境如何，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多给儿童添置一些优秀读物，实不可漠然视之，关系是太大了。

那本《千家诗》是村塾陋册，木刻小窄册子，毫不精美，可是那些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引人入迷。

父亲也能作诗，北方人，却对入声字（属仄声）一个不会错，不知怎么学的；但他不是“诗人型”、“才子型”的人，也绝口不教孩子声律之事。我的“诗感”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启诱的。

母亲是独生女，我之外祖父恰如我的七爷爷，是养船创业之人，无嗣，将遗产全交给了弟弟（乡语四姥爷），女儿并无继承权。我母亲自幼慕学，但只能听家塾中族兄弟的读书声，心神向往，尤其喜爱那吟诵（今曰“美读”，不是“朗诵”的那白话腔）唐诗的音韵。她还能仿摹几句，我记得的是：“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yān）姬翠黛愁……”那全是北土豪迈健爽之声腔，抑扬顿挫，好听极了！

她也能背《千家诗》里的七言绝句，如：“月移花影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jiāo）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诗教，对我幼小心灵的赐予，终身难忘。

至于郑板桥，他的诗词自然还不能全懂，但感觉上是此人的文笔清新，有真性情，有点儿喜欢。

应该补一句：父亲还有一部《诗韵合璧》。从这书里，自己摸索，渐渐地自悟了韵脚与四声的道理——没有一个人教过我一句有关知识学问。

父亲在故乡一带，书法的名气不小，一年到头，求字的络绎不绝。父亲的字，功底是欧楷，笔墨扎实之极，然后习行书，则认上了东坡。

东坡与弟子由二人之书是宋代名家中最得六朝笔法的慧眼高手，所惜者坊间流行的苏帖皆非佳品，看不见苏书的真命脉，受些限制。但父亲的笔致仍然敷衍遒利，不像清末学苏者和造假苏迹的那种劣札的任何病态。他最晚期的字是学赵子昂的《织图诗》草书墨迹，只是喜其草法简古，而与圆熟肥软的“赵体”无关（其实真赵书并不是那样子）。

我自幼当写字的“书童”，研墨，抻纸，晾字，都懂行。到